

聊齋誌異

卷拾叁

聊齋誌異卷十三目錄

狐懲媼

山市

江城

孫生

八大王

羅祖

劉姓

邵九娘

鞏仙

二商

沂水秀才

梅女

梁彥

聊齋誌異卷之十三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狐懲媼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為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偕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答不知、食訖、覺慾焰上熾、不可暫忍、強

自按抑、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奔者、獨有客在、遂
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我與
若夫道義交、不敢為此獸行、婦尚留連、客叱罵曰、某
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窻唾之、婦大慚、乃退、因
自念我何為若此、忽憶碗中香、得毋媚藥耶、檢包中
藥果狼籍滿案、盞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
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恥無以自容、輾轉既久、更漏
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自經、婢覺救之、氣

已漸絕、晨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晡後方歸、見妻卧、問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寔陳、生嘆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為人、遂從此痛飭、往行、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相戒不蓄媚藥者、亦猶人之畏兵刃而狎床第也、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鴆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

見嫉於鬼神、况人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携有蓮實菱藕入室、並置几上、又有簾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其新歸、携酒登堂、生倉卒置床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已入內、急燭床下、盎水已空、問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尚尋也、生回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痴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

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嚙切耳、
生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為
戲、

山市

奩山、市、邑景之一也、然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
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雲冥、
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
瓦飛甍、始悟為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

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々在目、以
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々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
風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
窓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々指數、
樓愈高則明漸小、數至八層、繞如星點、又其上則黯
然飄渺、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々、或凭
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
漸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

見山上人烟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
爭女之、生選擇良苛、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
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
肆、携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
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
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艷美絕俗、從一小

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頤、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
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
始別、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
以授女、入袖中、易以已巾、偽謂鬟曰、高秀才非他
人、勿得諱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得巾
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
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中心攄拒不
自決、以商仲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嗑不容粒、母

大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僮無賴者比、我請
過諸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何害、高諾之、母托燒
香黑帝廟、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媚好、心大愛悅、
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受盟、歸
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逾歲擇吉迎女、婦、夫妻相得
甚歡、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詞舌嘲啁、常々聒於
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稍有所聞、心弗善也、潛
責其子、為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々反其惡聲、

女益怒、撻逐出戶、闔其扉、生惴惴門外、不敢叩關、抱
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
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
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惧、浼交好者請於仲
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
遑、妝女出見、夫婦相對、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款婿、酬
勸甚殷、無何日暮、堅止宿留、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
曙辭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

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
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
子、樊言婿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
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之知耳、彼愛之、我獨
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氣、言
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立
門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
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媼竊慰、未幾女漸肆生

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
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芒々然如鳥雀之被鷂毆者、翁
媪方怪問、女已橫槌追入、竟即翁側、捉而箠之、翁姑
沸噪、畧不顧瞻、撻至數十、始倖々以去、高逐子曰、我
惟避舅、故折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從倚殊
無所歸、母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之食、又召樊
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
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媪相

繼死、女恨之、亦不臨弔、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
高悉置不較、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寂、暗以金、
啗媒媼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
詣齋、嫚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
生隙、李媼自齋中出、適為所遭、急呼之、媼神色變異、
女益疑、謂媼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秘、撮毛、
盡矣、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拘欄李雲娘、過此兩度、
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筍山、見陶家婦、愛其双翹、囑奴、

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固未必也、
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昏、呵
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即
遽入、生喜極、挽臂促坐、具道飢渴、女默不語、生暗中
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覲仙容、介々獨戀是耳、女終不
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覲面而不識也、躬
自促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惧失色、墮燭於地、長跪、齧
腭、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針刺兩股、殆徧、乃卧以

床下醒則數罵之、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
枕席之上、亦震懼不能為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
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狎狴中人、仰獄吏
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
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為人狡黠善辨、顧影弄姿、貌
不及江城、而悍妬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閨
威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
適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葛所、既醉、葛朝曰、子何